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十三



減預

不肯

大臣

災感

退度

嘉趙

鼎敢

言

減勝

應聖

上幸

浙東

收五

色經

制錢

張俊

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
 仍俵見錢違實之法○壬申上謂大臣曰有為朕言移蹕浙東人情
 未孚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悉出宰執庶幾軍民不怨朕既為天子
 當任天下之責舉措未當豈可歸過大臣王絢曰古之賢君不肯移
 災股肱無以過此○草澤天文耿靜言太微垣正午推步今歲災感
 躔次方在己未應至太微垣上曰此人不深知朕夜以星圖仰張殿
 中四更親起見其已至昨夜已退二度半呂願浩曰宋景出人君之
 言三而災感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信傳記之非
 虛也○甲戌歲伯大合兵犯長安○殿中侍御史趙鼎為侍御史先
 是御史中丞范宗尹因奏事論鼎自司諫遷殿中非故事上亦嘉鼎
 敢言故有是除○金國樞密院分河間真定府為河北東西路平陽
 太原府為河東南北路○冬十月丙子朔詔諸路按察官自通判至
 監司歲具發摘過贓吏姓名置籍申尚書省以為殿最即有失按而
 因事聞者重譴之○丁丑金人犯蔡州○戊寅上發平江府○癸亥
 上至臨安府○丙戌執政登御舟奏事曰願浩曰陛下邇來聖容清
 癯恐以艱難聖慮焦勞所致然願以宗廟社稷付托之重少寬聖抱
 以圖中興上曰朕嘗夜觀天象見熒惑躔次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
 須俟復行執道當復常膳○庚寅上御舟幸浙東時內侍馮益以藩
 邸舊恩頗次與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于
 內侍覆車之轍不可不戒紹興六年七月行遣○辛卯金人陷滁州
 ○壬辰上至越州○戊戌令東南八路提刑司歲收諸色經制錢赴
 行在一曰權添酒錢二曰量添賣糟錢三曰增添田宅牙稅錢四曰
 官負等請給頭子錢五曰樓店務添三分旁錢其後歲收凡六百六
 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宣撫處置使張俊至興元上奏曰竊見
 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於此願陛下早為西行之謀
 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
 大計斯可定矣○金人陷壽春府○修武郎宋汝為奉詔副京東轉
 運判官杜時亮使虜請和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
 汝為獨馳入虜壁奉上國書宗弼怒命執之欲加慘辱汝為色不變
 曰一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詞死未晚宗弼顧汝為不
 屈遂解縛延之坐且問其邑里謂左右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以金

高宗 建炎三年

趙開 理川 賦州 廣人 渡江 西犯 江

罷諸 州

減輸 丁絹

自便 率綱

帛酒食遺之命引至東平見劉豫汝為白願伏劍為南朝鬼豈忍背
主不忠於所事宗弼亦感嘆遂留之軍中○庚子金人犯黃州守臣
趙令歲死之都監王達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為虜所殺○辛丑張
浚承制以同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趙開兼宣撫司隨軍轉運使
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惟推率尚有贏餘而貪猾認以
為己私惟不郵怨詈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為然於是大變
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變路舊無酒禁開始推之舊
四川酒課歲為錢一百四十萬緡自是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
金人自黃州濟江江東宣撫使劉光世以為小盜遣王德拒之于興
國軍始知為虜至遂遁於是虜自大冶縣徑趨洪州

大事記 虜之分道寇海也不惟廬州之李會濠州之孫逸和州
之李鑄無為軍之李知幾真州之向子志洪州之王子獻臨江之
吳將之吉州之揚洲撫州之王仲山袁州之王仲巖建康之杜充
越州之李鄴潭州之向子諶荆南之唐毅或降或走而張浚劉光
世之兵亦遁矣豈獨江淮素無兵備哉亦習見兩河官吏被禍而
無益寧畏虜而不畏義也

○癸卯李鄴被旨造明舉甲每副工料之費凡八千緡有奇上召大
將張俊辛企宗示之曰是甲分毫以上皆生民膏血若棄擲一葉甲

是棄生民方寸之膚諸軍用之當思愛惜時王綯在側曰陛下愛民
如此凡百臣下當體此意○詔右諫議大夫富直柔遇事敢諫皆合
大體艱難之中賴其獻替可特轉一官報行天下使知朕優賢納諫
之意○監察御史沈與求上疏論執政過失改為尚書兵部員外郎
與求奏臣言苟不當宜黜不應得遷上行其言甲辰擢與求殿中侍
御史○盜入宿州通判盛修已守節不屈為所害○十一月乙巳朔
金人犯廬州○丁未德音釋諸路徒以下囚罷郴州歲貢火筋襄陽
漆器蒙州藤合揚州照子之屬初未行鈔鹽以前兩浙民戶每丁官
給蚕鹽一斛今民輸錢一百六十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納
絹從時價折納謂之丁絹自行鈔法後官不給鹽每丁增錢為三百
六十謂之身丁錢大觀中始令三丁輸絹一匹其後物價益貴令民
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軍興丁少遂均科之民甚以為患至是聽五
等下戶以其半折帛半納見錢於是歲為絹二十四萬匹綿百萬兩
錢二十四萬緡○宋齊愈追復通直郎仍與一子恩澤李綱累經恩
赦特許自便綱行至瓊州而還○戊申宗弼犯和州宗弼即兀朮也
○己酉宣撫使張浚以便宜增印錢引壹百萬緡以助軍食其

高宗二年

後八年間累增二千五十四萬緡浚又置錢引務於秦州以佐邊用
○虜陷無為軍庚戌虜攻采石渡知太平州郭倬屢敗之虜遂趨馬
家渡○壬子隆祐太后退保虔州○丁巳虜陷六合縣又陷臨江軍
又犯洪州○庚申虜陷真州○辛酉隆祐皇太后至吉州○壬戌金
人自馬家渡濟江犯溧水縣尉潘振死之

四鎮而精淮及其渡江也使防淮之議不格則虜豈能越大江重
湖而攻我哉朝廷棄三路如棄土搜棄兩淮如棄散徒使虜入數
千里如蹈無人之境不戰而敗不守而陷二百年之天下不因民
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可勝惜哉

○癸亥虜犯太平州○甲子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在鎮江悉所儲之
資盡裝海舶之江陰○丁卯金人犯吉州知州事楊淵棄城去隆祐
皇太后離吉州至爭米市虜遣兵追御舟太后乃自萬安捨舟而陸
遂幸虔州○虜分兵犯撫州又犯袁州○金人寇六安軍又陷建平
縣○杜充引親兵三千自江而北○己巳上發越州次錢清堰夜得
杜充奏我師敗績上謂輔臣曰充守江不利陳淬戰沒王瓊擁兵南
遁金國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何呂頤浩曰臣有一

策望聖意詳度斷在必行上曰如何頤浩奏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
狄既登海舟之後虜騎必不能襲我江浙地熱虜亦不能久留俟其
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上沉吟久之
曰此事可行庚午上遽回鑾呂頤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朕昨
夕熟思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策趨四明

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浙之地騎得以為利乎此皆騎之危地也
舟師步兵之利地也兀術有知豈肯致身於此邪若御駕親征諸
路進討兀術之頭必獻于闕下矣而後望風之際車駕泛海朝廷
自散為賊乘之得志而去此失於退者二也

○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待御史趙鼎試御史中丞時密院惟
張守獨負乃命宗尹兼權樞密院事○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同知樞
密院事仍兼兩浙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府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
為兩浙宣撫副使與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並守越州御前右軍
都統制張俊從上行以俊為浙東制置使○辛未金人陷建康初戶
部尚書李玪與守臣陳邦光具降狀遣人即十里亭投之宗弼喜曰
金陵不煩攻擊大事成矣宗弼入建康邦光率官屬出門迎拜通判

以人元 定航 海議 此之談

府事揚邦又大書其衣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既見邦又不拜宗弼不能屈翌日遣人就邦又以舊官許之邦又以首觸堦求死虜酋張大師者止之邦又遺書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幸速殺我○癸酉晚上發越州○金人犯建昌軍兵馬監押蔡延世擊却之○甲戌通判建康府揚邦又為金人所殺前一日虜酋張大師與李統陳邦光燕樂方作召邦又立堂下邦又見統邦光叱之有劉團練者取紙書死活二字示邦又曰若母多言欲死趣書死字示我乃信邦又奮前奪吏筆書字曰死虜相顧動色然未敢害是日宗弼再引邦又邦又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夷狄而圖中原天寧又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汙我宗弼大怒擊殺之剖腹取其心初贈直祕閣官其子二人賜田二頃後謚忠襄○是月張浚至秦州才數日即出行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言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之才於浚玠亦素負材畧求自試浚與語大悅擢為統制又使其弟進武副尉璘掌帳前親兵○十二月戊寅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胡唐老為軍賊戚方所殺○己卯上次明州○辛巳金人陷廣德軍○壬午金人犯安吉縣○癸未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歎曰南朝可

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五豈能遽度哉○乙酉宗弼犯臨安府錢塘令朱躡率民兵逆戰傷其猶叱左右負已擊賊守臣浙西同安撫使康允之棄城遁保赭山時劉誨自楚州赴召在城中軍民推之以守○己丑上幸定海縣御樓船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虜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惟斷乃成此事是也○詔行在諸軍支雪寒錢自是遂為故事○金人陷臨安府有唱言權府事劉誨欲以城降虜者軍民因殺誨是晚城陷錢塘令朱躡在天竺山亦遇害○癸巳上至昌國縣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言充敗欲引眾趨行在而路不通是日范宗尹聞臨安陷復還見上于舟中○乙未金人屠洪州○丙申浙西制置使韓世忠知虜人不能久大治戰艦俟其歸而擊之○丁酉上謂輔臣曰昨者從官同詣都堂鄭望之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楫者所論未為通方王綯曰自崇寧以來大臣專權不容立異比者會議都堂更相詰難各盡所見無所顧避臣不意數十年後復見此氣象皆陛下優容忠謹所致望之自守所見乃朝廷之福也於是望之奉祠而去○戊戌金人陷越州知越州充兩浙東路安撫使李鄴遣兵邀擊於浙江

高宗建炎三年

唐琦

趙立

趙立

趙立

三捷既而寡衆不敵，乃遣人質書投拜，虜引兵入城，以其將琶八

爲守親事官。唐琦袖石擊琶八，不中。琶八詰之曰：「欲碎爾首，死爲趙

氏鬼耳。」琶八曰：「汝殺我奚益？胡不率衆救汝主。」琦曰：「在是惟汝爲尊，

故欲殺汝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琦顧衆曰：「汝享國

厚，恩今若此，安得爲人也？」聲色俱厲。琶八殺之。新通判温州曾憲不

屈虜，執志併其家殺之。○己亥，知平江府湯東野奏杜充自真州至

天長軍，與劉位趙立會。先是，立知徐州，朝廷聞金人入寇，詔諸路

兵援行在，立以徐州城孤且乏糧，不可守，乃率將兵禁兵民兵約三

萬人南歸，會知楚州劉誨已赴召，宣撫使杜充以楚州闕守，命立率

所部赴之，立至臨淮，被充之命兼程至龜山。時金左監軍昌圍楚州，

急立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陰，與賊遇，其下以山陽不可往，勸立歸

彭城，立奮怒嚼其齒曰：「正欲與金人相殺，何謂不可？」乃令諸軍曰：「回

顧者斬。」於是率衆先登，自旦至暮，且戰且行，出沒賊中，凡七破賊，無

有當其鋒者，遂得以數千人入城立口。中流矢貫其兩頰，口不能言，

以手指揮軍士皆憇而後拔其矢。○庚子，上發昌國縣。○癸卯，浙東

制置使張俊與金人戰于明州，敗之。先是虜遣兵追襲乘輿至城下，

俊遣統制官劉寶與戰，兵少却，其將党用丘橫死之。統制官揚沂中

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戰，王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

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率州兵射其傍，遂大破之，殺數千人。

龜山 明州之戰，虜自高橋攻西門，併兵並進，勢亦亟矣。張俊忠

義實奮發於下令軍中之時，始則清野閉關以拒其來，終則開門

迎敵以挫其銳，中與戰功自明州一捷始，虜自入中國以來未有

一人敢嬰其鋒至此，而軍勢稍張矣。

○婁宿將數萬衆圍陝府，守將李彥仙以死拒之，且告急於張俊。

庚辰 建炎四年春正月，中辰朔，大風，御舟碇海中。乙巳日午，西風忽

起，虜乘之犯明州。浙東制置使張俊與守臣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

掩擊，殺傷大當虜奔北，墮田間，或墜水。俊急令收兵，夜虜拔寨去。○

丙午，早，御舟次章安鎮。○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自明州還行在，遂與

從官同對于舟中。○庚戌，金人再犯明州。○丙辰，江淮宣撫司右軍

統制岳飛自廣德軍移屯宜興，縣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

掠，獨飛嚴戰，所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賴以免。故時譽翕然

歸之。○丁巳，婁宿陷陝府，守臣李彥仙死之。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

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通守職官縣令將佐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

飛

建炎四年

屈降者○戊午張俊全軍立功人並遷七官賞明州之捷也○金人再犯餘姚縣○己未金人破明州○夜大雷雨翌日上謂大臣曰昨雷聲頗厲於占為君弱臣強四夷兵不制所致朕當與卿等修德以應天○壬戌晚雷雨又作上謂大臣曰此與前占無異惟頻發者應速耳○癸亥泊青澳門甲子泊温州港口丙寅移次温州之館頭先是金人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犯昌國縣欲襲御舟至碇頭風雨大作提領海船張公裕引大船擊散之虜乃去○丁卯金人犯潭州○戊辰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提舉亳州明道宮權同知劉珪提舉江州太平觀○己巳尚書戶部侍郎葉份請令僧道換給已書瑱黃紙度牒每道輸紙黑錢十千從之○初趙立既至楚州朝廷因以立知州事金左監軍昌親帥數萬人圍城相持四十餘日虜不能入而城中新糧日竭○辛未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金人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依然未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不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

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夷狄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明州僅能少抗柰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痛念自去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歸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泊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為用光世亦偃然坐視不一兵方與韓紹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使之也失豫章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而後自明引軍至溫道路一空居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遛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在難而不恤也瓌自信入關所過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今天下其他

高宗建炎四年

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臣愚以為虜退之後正大明賞罰再立紀綱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仍使於偏裨中擇人才之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此今日所最急者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戶部侍郎葉份言淮鹽路梗妨阻客販浙鹽數少積壓客鈔望權以福建鹽通商仍稍還買鹽本錢即本路官搬官賣兩不相妨從之福建路歲產鹽一千一百萬斤政和中遣左司郎官張察至本路參定歲以三分為率二分歸朝廷許商人輸錢給鈔受鹽一分歸漕司許自賣鹽以辦歲計時商販官搬二法並行靖康後擾商販殆絕故官悉自鬻歲入課錢四十萬緡至是份請行鈔法而奸民乘之盜販者甚衆○二月乙亥御舟至温州江心寺駐蹕○太中大夫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吉州居住李回復端明學士權同知○金人陷潭州○丙子虜自明州引兵還臨安丙戌金人自臨安退兵○丁亥金人陷京師權留守上官悟及副留守趙倫出奔悟至唐州為董平所殺自是四京皆陷沒矣○庚寅上入温州駐蹕州治○辛卯金人陷秀州權州事鄧根留本州兵馬都監趙士醫

乘城拒敵城陷士醫為流矢所中而死○甲午尚書省言淮鹽道路不通商人皆自京師持鈔引至兩浙請鹽故溫台州積下引鈔至多有至二三年者乞令行在權貨務換給新鈔赴閩廣等請每袋貼納通貨錢三千從之○鼎州人鍾相作亂自稱楚王改元天載自是十九縣皆為盜區○乙未尚書右僕射兼江淮宣撫使杜充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充自真州而北宗弼遣人說充許以中原地封之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虜○丙申宣撫制置使張浚聞上親征亟治兵自秦州入衛留參議軍事劉子羽掌留司事○虜遊騎至平江同知樞密院事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挈家潛遁以府印付統制官郭仲威丁酉金人大集城下望及仲威皆遁○戊戌宗弼入平江虜之在湖南者是日亦渡江趨石首縣而去○己亥鍾相犯桃源縣知縣事錢景出戰為所殺○庚子呂頤浩奏戶部侍郎葉份言駕幸浙西須早除發運使臣觀可任漕計極難得人間有之又素行不修上曰有德者率淳直或不能辦事有才者多是小人如梁揚祖誠無學術使為發運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不可使在侍從之列若藉其才任於外亦何不可○辛丑鍾相留澧州守臣黃琮等十餘

彭原

吳玠
治真
秦鳳

大食
來貢
不受

奉養
太后

竄林
把呂
熙

金山
之捷

人皆為所殺。澧陽縣丞葉奮戰死。○三月癸卯朔，宗弼去平江府。○甲辰初，婁宿既陷陝，遂與其副撒離喝長驅入關，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曲端聞虜至，遣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及統制官張忠孚、李彥琪將所部拒之于彭原店。端自擁大兵屯于邠州之宜祿，以為聲援。虜乘高而陣，婁宿引兵來犯，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虜人因目為啼哭郎君。既而虜師復振，官軍敗，端退屯涇州。虜亦引去。端劾玠違節降武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宣撫處置使張浚素奇玠，尋擢玠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當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始青溪嶺之戰，玠牙兵皆潰，及是玠治兵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玠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悉斬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自是每戰皆効死，無復潰散者矣。○丁酉，張浚言大食獻珠玉，已至熙州。詔津遣赴行在，右正言呂祉言所獻真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椀子玻璃非服食器用之物，不當受。上諭大臣曰：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愛惜其財以養戰士？遂命宣撫司無得受。仍加賜遣之時，浚率步騎數萬人入衛，至房州，遇德音，知虜騎退，乃還。○壬子，金人入常州。○甲寅，先是上諭呂頤浩曰：朕初不識

隆祐皇太后，自建炎初迎奉至南京，方始識之。愛朕不啻己，出宮中奉養及一年半，朕之衣服飲食必親調製。今朕父母兄弟皆在遠方，尊長中惟皇太后不惟相別數千里外，加之胡騎衝突，又兵民不得縱火交兵，五六日乃定。復爾驚擾，當早遣大臣領兵迎奉，以稱朕朝夕慕念之意。○林杞除名，連州編管。坐提點福建刑獄，日與呂熙共殺張政也。配惠州牢城。詹標初手執苗傅，及是亦坐獄辭不伏而死。○丁巳，金人至鎮江府。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已屯山寺，以邀之。降其將鐵爪鷹李選選者。江淮宣撫司潰卒也。宗弼遣使通問，世忠亦遣使臣石象報之。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虛實，仍遣偏將蘇德將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廟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虜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者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即宗弼也。既而戰數十合，世忠妻和國夫人梁氏在行間親執桴鼓，虜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己未，上御舟復還浙西。辛酉，上御舟發溫州。晚朝執政登舟奏事，上曰：張浚措置陝西

高宗 建炎四年

極有條理薦人用士持心向公張浚辛未宗皆言陝西將帥往往服浚謀略呂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王綯曰張守嘗語臣浚好謀有大志嘗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今果能行所言真不易得上復言浚用孫渥代辛興宗按王擇仁等罪稱善者久之○壬八御舟次章安鎮○故朝請郎張耒贈右文殿修撰故朝散郎晁補之朝奉郎黃庭堅宣德郎秦觀皆贈直龍圖閣又詔故右司諫江公望監察御史常安民各官子孫二人時方褒錄元祐忠賢以來等四人為黨籍餘官之首而參知政事范宗尹言公望安民論事勁切故首及之○乙丑上次台州松門寨宰執奏事呂頤浩因言此行未審且駐會稽為復湏到浙右上曰湏由蘇杭往湖州或如卿所奏往宣州頤浩又曰將來且在浙右為當徐謀入蜀上曰朕倚雍之強資蜀之富固善但張浚奏漢中只可備萬人糧恐太少頤浩曰若第携萬兵入蜀則淮浙江湖以至閩廣將為盜區皆非國家之有矣上曰當益進上流用淮浙推貨鹽錢以贍軍費運江浙荆湖之粟以為軍食王綯曰議者多言入蜀便殊不知自秦用張儀至本朝遣王繼恩下蜀者八矣取輒得之不勞再舉則亦未可謂之便也范宗尹曰臣謂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得之上曰然既而浚復上疏言陛下果有意於中興非幸關陝不可上不許○戊辰湖北捉殺使孔彥舟擊鍾相敗之執相及偽后伊氏偽太子子昂並檻送行在○己巳戚方陷廣德軍權通判王儔判官李唐俊權司法潘暉權知廣德縣韋績權丞蔣夔與權軍事皆死○辛未上次定海縣顧縣為金虜所焚惻然曰朕為民父母不能保民使至如此王綯曰陛下留杜充提兵四萬守建康留周望提兵二萬守平江不幸充望不學任使乃至如此呂頤浩因言承平之久士多文學而罕有練達兵財可濟今日者上曰前此太平朝士若乘馬馳騁言者必以為失體纔置良弓利劍議者將以為謀叛綯曰大抵文學之士未必應務有才者或短於行自非陛下棄瑕錄用則舉世無全人矣○初虜陷山東左監軍完顏昌密有許封關陝之意會濟南有漁得鱸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既而北京順豫門生禾五穗同本其黨指言豫受命之符乃使豫子偽知濟南府麟賈重寶賂昌求僭立大同尹高慶裔左副元帥宗維心腹也恐為昌所先乃說宗維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

高宗 建炎四年

趙鼎
請幸
公安

韓世
忠
廩
金山

諫向
曹走
罪

龍福
建鈔
蓋

南之役方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風俗不更者可見吾君意非貪土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蓋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宗維乃令希尹馳白金主晟晟許之○夏四月甲戌上御舟至明州之城外○御史中丞趙鼎言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勢荆襄左顧川陝右視湖湘而下瞰京洛在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以為屏翰運江浙之粟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願詔張浚未可長驅深入姑令五路各守其地犄角相接可也○乙亥上發明州癸未上次越州駐蹕州治○初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與宗弼相持于黃天蕩而李董太一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許還屯京口績不為動虜乃趨真州時太一軍于北宗弼軍于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纜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日虜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纜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宗弼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士歸服明主足相全也呂頤浩聞虜窮蹙乃請上幸浙西且下詔親征以為先聲而亟

出銳兵策應世忠庶幾必擒兀朮參知政事王綯亦言宜遣兵與世忠夾擊上納之○甲申下詔親征○乙酉御史中丞趙鼎為翰林學士自建炎初置御營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呂頤浩願悉尤甚議者數以為言上自海道還鼎率其屬共論頤浩之過會鼎復駁親征之議願浩聞之乃移鼎翰林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儷之文不肯就職○戚方圍宣州○戊子韓世忠奏捷上曰金人侵犯以來諸將率望風奔潰今歲如世忠輩雖未成大功皆累獲捷若益訓練繕兵今冬虜人南來似有可勝之理范宗尹曰前此兵將望風奔潰而今歲皆能力戰此天意似稍回更願陛下修德庶幾天意必回則天下之事不難為矣乃出世忠奏命尚書省以黃榜諭中外時虜衆十餘萬而世忠戰士纔八千宗弼求登岸會語世忠以二人從見之宗弼語不遜世忠怒引弓且射之亟馳去○詔涇原路第七正將向曾械赴宣撫司依法行遣曾從統制官秦公楚拒金虜公楚戰死曾遁走行在故浚以為請焉○庚寅御史中丞趙鼎為吏部尚書鼎不受○辛卯龍福建鈔蓋令轉運司官般官賣仍歲發鈔蓋錢二十萬緡赴行在權貨務助經費以淮浙鹽場復通故也○乙未分行在推

高宗 建炎四年

貨務官吏之半於臨安府置司○丙申尚書右僕射呂頤浩罷先是趙鼎復辟吏部尚書之命且攻頤浩之過章十數上頤浩乃求去上諭王綯等曰頤浩功臣兼無誤國大罪與李綱黃潛善不同朕當眷遇始終不替是夕遂召汪藻草制略曰占吏負而有虧餘法專兵柄而幾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於先時請折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論遂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時王綯與頤浩論頗同乃累章丐免於是范宗尹攝行相事遂留會稽無復進居上流之意矣○詔三省樞密院同班奏事○是日韓世忠及宗弼再戰于江中敗績宗弼既為世忠所扼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獻謀于金人曰江水方漲宜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皆在世忠之上流矣宗弼從之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日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不得濟先是宗弼在鎮江世忠以海舟扼于江中乘風使蓬往來如飛宗弼謂諸將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乃搗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僑居建康教虜人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槩從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忽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

宋監十七

四十一

其箭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月引舟出江其疾如風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虜以火箭射其箭蓬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與墮江者不可勝數所焚之舟蔽江而下虜輕舟襲追之統制官孫世詢嚴永吉皆力戰而死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聚兵宗弼乃得絕江遁去

張俊以孤軍敢與虜戰而有明州城下之捷陳思恭邀擊於吳縣而有太湖之捷牛皋邀擊於荆南而有空輿之捷岳飛邀擊於荆南而有靜安之捷而韓世忠捷於鎮江虜勢尤為窮蹙雖海舟無風天時未順而頤浩固請幸浙西下詔親征兵勢稍張而虜自是不敢復過江矣

○丁酉御筆趙鼎依舊御史中丞鼎即出視事○辛丑詔比年爵賞失實各器浸輕自今將帥監司毋得乞空名告敕如實有功保奏推賞大臣出使亦如之○金人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留守司同都統牛皋潛軍于寶豐之宋村擊敗之○五月癸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特遷一官初上過明州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足至台州而守臣晁汝為儲峙豐備論者以為擾民乞行賞罰以示好惡及是進呈范宗尹曰若黜汝為則盧知原宋輝皆當貶矣臣觀近歲

綱目

宗尹為相

川漢

政記

赤白之異

宰相一罷則凡經遷擢者悉皆擯斥目為其黨不復進用遂分彼此更相憎嫉上曰朝廷人才豈有易相一切進退策以簡儉褒汝舟則好惡自明如汝為輩不必皆黜乃進汝舟一官其實宗尹陰佑汝為故有此論○甲辰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范宗尹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江北荆湖諸路盜益起大者至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盜所不能至者則以上豪潰將或攝官守之皆羈縻而已宗尹以為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乃言於上曰昔太祖受命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有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事力單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救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法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數十州為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群臣多以為不可宗尹曰今諸郡為盜據者以十數則藩鎮之勢駸駸成矣曷若朝廷為之使恩有所歸上決意行之遂以為相宗尹時年二十三自漢唐及國朝宰相未有如是之年少者○丁未金左副元帥宗維與諸酋分往山後草地避暑先是大同尹高慶裔自東平還雲中言推戴劉豫之意宗維復令慶裔馳至東平問豫可否豫陽推張孝純宗維報曰戴爾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當就位我當以孝純輔爾其議遂決○宗弼自江南還屯六合縣○庚戌詔三省樞密院官輪修時政記以同班奏事故革舊制也○辛亥上謂大臣曰從班人極少卿等當共議務取其實不厭多也今乘輿服御悉從簡儉除一省郎未至其費苟得其人其利博矣范宗尹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為執政者方除從官可為從官者方除省郎則選精而真材出上曰善○統領赤心軍馬劉晏與戚方戰于宣州死之○壬子金人焚建康府掠人民虜財物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時宗弼屯六合縣虜之輜重自瓜步口舳艫相銜至六合不絕淮南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聞虜去以所部邀擊于靜安勝之○夜有赤雲亘天其中白氣貫之犯北斗及紫微由東南而散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此天愛陛下出變以示警也願陛下隨宜措置略修宗廟陵寢之祀又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號令出於四方者多矣盡假便宜即同聖旨然其大者度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為詔矣願修約便宜事件度其緩急時罷行之防守者國家之大計也願採酌群臣之

高宗 建炎四年

宋昌
死重

優置
班直

取用
提魁
吏

議擇其便宜斷自聖心汲汲行之論相者天子之職也願以所屬意
 之臣親製宸翰禱于天地占而用之仍舉行開寶故事使參知政事
 得與宰相輪日知印又論劉光世軍名及罷浙西預借苗米置諸軍
 功罪簿等事詔三省以次施行○癸丑同簽書樞密院事張守參知
 政事御史中丞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御營副使自黃潛善呂頤
 浩繼相凡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至
 是樞密未置長而同知院事周望在臨安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
 府之體○甲寅金人陷定遠縣節制淮南軍馬閻勅為所執至南京
 欲降之不可虜怒敲殺之○統制官巨師古與戚方戰于宣州城下
 方三戰三敗遂引去○乙卯參知政事王綰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始宗弼渡江和州兵馬都監宋昌祚權領州事率軍民固守逮虜北
 歸擊破之昌祚與權通判唐景歷陽令蹇譽司戶徐玘歷陽尉邵元
 通皆死○丁巳宰執擬呈海州東海縣李彥先遣人至行在秋聞登
 萊積粟頗多欲就委彥先用海舟轉輸以助軍食上曰登萊諸州自
 道路榛梗不及今既未能厚加撫恤乃反責其積粟以輸行在於理
 未安輔臣退曰聖慮高遠非群臣所及○戊午詔復置權尚書六曹

侍郎如元祐故事滿二年為真補外者除待制未滿除修撰時宰相
 范宗尹建言自崇寧罷權待郎之後庶官進用有不可任以給舍者
 則正除侍郎超躐太甚請復舊制以待資淺新進之人故有是命○
 初上在明州諸班直為亂既誅其為首者遂廢其班及還會稽乃命
 御前親軍統制辛永宗更選兵三百人直殿嚴然皆烏合之眾至是
 趙鼎因奏事言祖宗於兵政最為留意蓋自藝祖踐祚與趙普講明
 利害若為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直緣訴事紛亂非其
 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咽而廢食今諸路各揔重兵不隸二衙則兵政
 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是祖宗之法廢于陛下之手臣
 甚惜之上悟尋復舊制○壬戌詔行在職事官及釐務官子弟並赴
 國子監別試○癸亥陳桷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桷嘗為尚書郎以
 學行稱范宗尹奏今所除用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使令故
 不留桷行在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勿令太多前呂頤浩當國純用
 掎剋之吏如變賣度牒計置錢物雖有寬恤之名而實皆掎剋也
 於損下益上凡可以取於民者雖剝膚離髓無所不為而民之咨
 怨視不皇恤之人也其可加之斯民之上乎

高宗 建炎四年

○詔河南北陝西淮南流寓士人許於所在州附試每二十人解一人仍召文臣二員委保結除名罪所保毋得過二人○甲子詔曰周建侯邦四國有藩垣之助唐分藩鎮北邊無夷狄之虞永惟涼眇之資覆此艱難之運遠巡南國父隔中原蓋因豪傑之徒各奠方隅之守是用考古之制權時之宜斷自荆淮接于畿甸豈獨植藩籬於江表蓋將崇奔翰於京都欲隆鎮撫之名為輟按廉之使有民有社得專制於境中足食足兵聽專征於關外詔詞直學士院蔡宗禮所草也先是范宗尹言從官集議分鎮事宜請以京畿淮南湖北京東西地分並分為鎮除茶鹽之利國計所係合歸朝廷置官提舉外他監司並罷上供財賦權免三年餘令帥臣移用管內州縣官許辟置知通令帥臣具名奏差朝廷審量除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有大功當議特許世襲始宗尹等議即令世襲上曰未須爾輔臣奏江北殘破若不許世襲恐不能死守上曰便令世襲恐太重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宗尹曰當如聖訓臣等慮所不及

大事記曰

自范宗尹裂諸路為鎮撫使而李成敢於犯江浙桑仲

取於窺蜀紹興以來雖李成摧破張用招安李允文輩面而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范汝為據建州楊公據重湖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鄧慶龍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而內郡之民皆盜矣

○同知樞密院淮南兩浙宣撫使周望以脫身先遁致失蘇杭降祕書少監分司蘄州居住○乙丑知楚州兼管內安撫使趙立為楚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時宗弼自六合歸屯於楚州之九里徑欲斷立糧道立大破之先是劉豫在東平遣立故人葛進等賈書誘立令供賦稅立大怒不撤封斬之已而又遣沂州舉人劉德持旗榜招立具言金人大軍且至必屠一城生聚立令將出就戮德大呼曰公非吾故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為國豈問故人耶趣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由是忠義之聲傾天下遠邇向風下之○戊辰詔諸路帥臣見帶制置使及諸州守臣帶管內安撫使者並罷○己巳布衣程康國上書論分鎮十事其一言四鄰有警令即應援上謂大臣曰此意雖出於布衣若朝廷行之人豈知其為布衣之言張守曰使人知其出於布衣之言乃朝廷美事也遂批旨行下○庚午初張浚之入蜀也朝議大夫王庶以失守得罪即前途迎見之浚以為參議官與偕行庶俄以母喪去至是桑仲頗窺興元而上行未

律議
駐蹕

復給
官去

揚去
作亂

論撰
縣令

論撰
良貴
勸誅

至後度諸將無可用乃起庶故官知興元府兼利路安撫使○劉超
 據荆南府分眾犯峽州兵馬鈐轄渠成與戰為所殺超遣彭筠犯復
 州欲取鼎澧以窺湖南二廣○六月辛未朔詔侍從臺諫同衙諸軍
 統制並赴都堂集議駐蹕事宜有未盡者許實封以聞○癸酉合江
 南兩路轉運為一司○衡州居住周望再責昭化軍節度副使連州
 安置望竟卒于貶所○甲戌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罷御營
 使議者以為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為兩府
 兵權付以樞密比年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也望罷御營司以兵
 權歸之密院而宰相兼知庶幾可以收兵柄一賞罰節財用於是罷
 御營使及官屬而以其事歸樞密院為機速房焉自慶曆後宰相不
 兼樞密者八十餘年其復兼蓋自此始○監察御史萬格為樞密院
 檢詳諸房文字始除檢詳官也○乙亥詔六品以上官及初改京官
 並給告陞朝官以上給敕初授官人給綾紙自渡江惟侍臣給告至
 是漸復之○丁丑戚方犯安吉縣詔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往捕之
 仍命統制官岳飛聽俊節制○戊寅詔御前五軍改為神武軍御營
 五軍改為神武副軍其將佐並屬樞密院○庚辰命宰相范宗尹提

舉詳定重修敕令參知政事張守同提舉先是有詔以嘉祐政和敕
 令格式對修成書至是始設官置局命大理寺及見在敕局官就兼
 詳定刪定等官仍召人言編敕利害踰年乃成○鍾相之敗其黨楊
 華揚太等聚眾於龍陽太年幻楚人謂幻為公故以云日之○和州
 進士龔楫率民丁襲虜于新塘為所殺虜之得歷陽也有士人蔣子
 春者平日教授鄉里虜見其人物秀整喜欲命之以官子春怒罵為
 所殺○辛巳用宰相范宗尹請申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皆釐
 正之自越州駐蹕以來已收使人令吏部拘收付身毀抹○右正言
 吳表臣論近臣不以縣令為重故為令者政多苟簡而民受其弊願
 擇可用之人必先使為縣令顧其才誠可用則必有善政以惠斯民
 縱或不能亦必強勉為善以期他日之獲用矣夫天下若積諸縣而
 為之者也縣令皆得其人天下豈有不治輔臣進呈上曰祖宗謹守
 資格必兩任縣令以至守倅然後內為郎外為監司又擇其賢者然
 後為侍從范宗尹曰大凡進用不必甚驟又於其職然後究知利病
 而奔競之風息○楚州鎮撫使趙立引兵攻金人孫村浦寨不克而
 還○壬午執政奏以潘良貴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上曰良貴頃

高宗

立蓋
王主
奉

王治
雙

呂願
浩等
鎮江
浙

張俊
降賊
方

要高
官受
招安

收用
簽筆

簽筆
賊黨

論守
資格

諸路
和采

置密
院幹

置密
院幹

置密
院幹

為諫官與表植皆勸朕誅殺祖宗以來未嘗戮近臣故好生之德信
于天下若此必失人心趙鼎曰諫諍之職尤不可以此導人主○乙
酉詔皇兄忠州防禦使安時權主奉蓋王祭祀自仁宗以來諸王後
各以一人襲封至渡江始廢○權直學士院汪藻言今欲郵民莫大
於去貪殘之吏祖宗時吏犯贓者無大小皆棄市故人重犯法官曹
為清今縱未能舉祖宗之典姑擇其一二大者真決黥配以戒其餘
仍令臺諫官以上歲舉郡守一人保其終身如後姦賊與之同罪不
得以自首原免而郡守監司於部內有贓吏不聞朝廷而為他人所
劾者罪亦如之庶幾斯民漸被實惠疏奏詔坐條申明行下其後罕
施行如藻請○丙戌呂願浩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劉光
世為兩浙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朱勝非為江州路安撫大使兼
知江州○戊子詔遣使撫諭邵青戚方以所部赴行在時方引兵犯
安吉縣之上鄉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兵討之會統制官岳飛追
襲其後方無路進退始詣俊乞降方上兵簿有馬六百疋所獻金玉
珠珍不可計詔遷方武翼大夫以其軍六千人隸王瓌軍俊因以方
為裨將時人為之語曰要高官受招安○己丑樞密院進呈劉光世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四十一

所獲虜人并簽軍狀參知政事張守曰光世謂簽軍不宜留蓋知吾
山川險易他日叛亡恐為虜人鄉道上曰此皆吾民也不幸陷於夷
虜驅質而來豈其得已守曰若分置軍伍中每隊留一二人豈能遽
叛上以為然○辛卯大理寺奏魔賊王宗石等款狀上曰此皆愚民
無知自抵大戮朕思貴溪兩時間二十萬人無辜就死不勝痛傷乃
誅宗石等二十六人於越州市其餘皆釋之○壬辰侍御史沈與求
言今日矯枉太過盡循資格賢愚同滯輔臣進呈范宗尹曰苟有豪
傑之士自可不次擢用若未得其人不得不謹守資格上曰使有豪
傑之士雖自布衣擢為輔相可也前古固多但本朝未有耳今士大
夫並進若未能考詳其實不若姑守資格○中書門下奏行在仰食
者衆倉廩不豐請委諸路漕臣及秋成和糴詔廣東糴十五萬斛並
諸之漳泉福州浙西以銀十萬兩錢十萬緡糴之儲於華亭縣浙東
以銀十萬兩糴儲於越温台州應屬郡非茶鹽及朝廷寄椿錢皆許
為糴本諸統兵官非有制書而擅取及所在州擅與之者皆從軍法
○置樞密院幹辦官四員○初和安大夫致仕王繼先以覃恩特換
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秦繼先以技術雜流而易前班則

高宗示建炎四年

王受
石象
史李

張俊
飛
為立

偽者
列豫

進仁
典帝
李壽

自此轉行更無拘礙深恐將帥解體上覽奏諭輔臣曰朕於言無不從但頃冒海氣繼先診視實有奇效可特令書讀直柔再奏外議謂醫官用藥有功自當於本色官遷之武功大夫昔之皇城使也惟有戰功歷邊任負材武者乃遷無是二者雖入仕日夕不以輕授伏望陛下思名器不可假人之意特加愛惜以塞亂源是日進呈上曰繼先初未嘗有請出自朕意直柔能抗論不撓朕當屈意從之議遂寢

其義當屈聖人不恃其信者而嘗畏其當屈者此所以立於無過之地也

○丁酉郭帥威犯鎮江詔統制官岳飛以所部擊之○己亥朝散郎江躋為監察御史躋入見論天變事甚悉上以其有史學他日謂大臣曰今士大夫知史學者幾人此皆王安石以經義設科之弊范宗尹曰安石學術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紹述之說敷衍枝蔓浸失其意然自非卓然特立之士鮮不為誤者上深以為然○秋七月癸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乞依宣撫使司例合隨宜措置事並從便宜詔除臨陣出奇或事干機會許施行外餘並稟朝旨○詔諸州守臣自軍興以來得便宜指揮者並罷○甲辰命劉洪道趣之池

州權管本州及安撫司事諸軍權聽節制洪道請用便宜旨揮許之○丁巳申命元祐黨人子孫經所在自陳盡還應得恩數○庚申昌州團練使岳飛為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用張俊薦也○丁卯戶部請歲終以諸路上供錢斛比較最多最少敷申乞賞罰庶使官吏有勤惰之戒從之○金主晟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禮部侍郎韓昉冊命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安撫使節制河南諸州劉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冊文略曰咨爾劉豫素懷濟世之才夙擅直言之譽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仁二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昉有文學仕遼為知制誥金主因而用之凡大詔令多昉所草也○己巳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仁宗訓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其子前宗正少卿冲見寓衢州乞給札令冲投進從之○詔迪功郎王銍權樞密院編修官纂集祖宗兵制其後書成上覽之稱善命銍改京官賜名樞庭備檢○八月辛未朔禮部尚書謝克家參知政事○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嘗因公事務牒六曹言者以為今國勢浸弱藩方大臣所宜尊獎王室若帶儀同二司可牒

高宗 建炎四年

黨用乞

堂關還吏部

子儀郭

常安民

六曹則亦可以閱三省樞密院矣光世非敢凌蔑特不知事體詔以章示光世○戶部侍郎李陵轉對上疏曰臣聞宣王承板蕩之後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夫賢以德稱能以才稱賢者必有才故任之勿疑能者不必有德顧所使如何耳自古以為才難使人不當求備紀其功忘其過取所長棄所短安得乏才之嘆乎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有愧於古論事之人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技拭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矣自崇觀以來黨助巨姦交結非類各由詭道以饜寵榮坐此當責者不知其幾何人也陛下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雖皆赦而不誅然弄筆墨者至今未容質文致其罪當得惡名雖知其才誰敢引薦當今多難之時朝廷緩急無可使者獨不聞舉魏尚於獄中卒能却匈奴起張敞於亡命卒能弭盜賊責功補過自古有之臣願陛下明詔宰執於罪戾之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許以自効非誤國者勿復再言使人人皆得自新誓死圖報同心協濟以成中興之業天下幸甚疏奏後二日范宗尹進呈詔榜朝堂○壬申詔自今堂除窠闕內不載去處並令吏部差注又詔除知州軍及舊格堂除通判

宋監十七

四十八

外一切撥還吏部○甲戌詔日輪侍從官一員具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一兩事進入用參知政事謝克家請也既而蔡宗禮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有越職之嫌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丁丑起復神武左軍統制韓世忠遷檢校少師易鎮武成感德始錄守江之勞也翌日上諭大臣曰世忠不親文墨朕方手寫郭子儀傳欲付卿等呼諸將讀示之○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檢校少保寧武昭慶軍節使錄舊蹕及平盜之勞也○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加贈諫議大夫各官其家二人召安民子奉議郎同赴行在既至以同知大宗正丞○戊寅侍御史沈與求右諫議大夫黎確右正言吳表臣論季陵轉對乞收用近年廢黜之人其言非是不當榜朝堂上悟命撤之范宗尹請坐三章行出上曰祖宗以來凡朝廷政事不當未出則給舍封駁既行則臺諫論列一體相成判而為二則非矣宗尹曰臣等惟是之從何敢固執然議者謂陵所言蓋宗尹風旨也○庚辰隆祐皇太后至自虔州○承州天長軍鎮撫使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辛巳侍御史沈與求尚書戶部侍郎季陵並罷先是與求嘗言宰相范宗尹年少驟進不更

沈與
求季
陸罷

張浚
取永
興軍

世務恐誤國事上意方向宗尹不以為然曾與求再上疏劾季陵言
 其承望宰執風旨有變朱成黑指鹿為馬之語宗尹乃求去上遣中
 使押入衙批陵降三官奉祠與求與合入差遣參知政事張守謝克
 家留御批不下後二日宗尹入對極論大臣事君不當懷祿耽寵使
 人主疑之而防其為姦事功決不可立上宣諭再三宗尹却立不進
 守力請宗尹同奏事宗尹不得已而前進呈已卯御批請陵以本宗
 奉祠而與求除職出守上許之乃詔陵身為侍從疑設朝廷欲收姦
 黨之恩遂陳迷國之計可罷戶部侍郎提舉亳州明道宮與求乞顯
 黜獻言者其論為當至云指鹿為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直龍圖
 閣知台州宗尹乃復視事○癸未宣撫勳置使張浚復取永興軍初
 浚之西行也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及是金左監軍昌與宗弼
 皆在淮東約秋高入寇浚聞宗弼躊躇淮上度虜必再犯東南議出
 師分撓其勢士大夫多以為不可通判叙州王賞獻養威持重一策
 浚弗用召諸將議出師都統制曲端曰平原廣野賊便於衝突而我
 軍未嘗習戰且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且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
 十年乃可議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曰高山峻谷我師便於

宋史卷一百一十九

四十九

駐隊賊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吾據嵯峨之險守閔輔之地
 虜即大至決不容爭此上浚皆不聽參議軍事劉子羽爭之曰相公
 不記臨行天語乎浚曰事有不可拘者假如萬一有前日海道之行
 變生不測吾儕雖欲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可得乎浚雖重用端然
 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彬往渭州以招
 填禁軍為名實欲伺察端意彬至渭見端問曰公嘗患諸路兵不得
 盡合及財用不足以供軍今張公之來兵已合用已足婁宿孤軍深
 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失今不擊萬一黏罕併兵而來何以待
 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必先計吾不可勝與敵之可勝萬一輕
 舉脫不如意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又自虜入寇因糧於我彼去來
 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常為客而彼常為主今當反之精練士
 卒按兵據險使我常有不可勝之勢然後徐出偏師俾出必有所獲
 是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因而乘之可一舉滅矣彬以
 端言復命先是玠以彭原之敗望端不濟師而端謂玠前軍既敗惟
 長武有險可捍衝突二人爭不已浚積前疑卒用彭原事罷端兵柄
 與宮觀再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諸州

高宗 建炎四年

羈管陝西倚端為重及貶軍情頗不說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左副元帥宗維問罪乃以玠權永興軍路經略司公事遂取永興軍玠以功陞忠州防禦使○丙戌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乞蠲太母所過秋稅范宗尹曰頃已免夏稅若復蠲放恐州郡經費有闕必致橫斂上愀然曰常賦外科斂及賊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賊吏死徒未嘗未減自今官吏犯賊雖未欲誅戮若杖脊流配不可貸也

臣留正等曰設官吏以牧民志不在民而貪黷是聞民之賊也藝祖皇帝懲五季之弊凡賊吏一切棄而藝祖豈好刑人者哉誠以不如是不足以行仁政於天下者也而况艱難以來生民之困極矣撫摩涵養民猶或病而貪黷之吏乃敢剝刻以肆其無厭之求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乎故太上皇帝惻然念常賦之不可免而欲不貸賊吏之罪聖上斷然舉而行之懲一而百懼其真得藝祖太上皇之心哉

○丁亥楚泗等州鎮撫使趙立領徐州觀察使是時張榮在鹽城縣乘亂鳴張立親擊破之併是糧食將經營京東行次寶應縣承州報虜復聚兵揚州立遂歸而完顏昌已傳城下立慨然曰賊終不去惟有竭節守死此州而已爰出兵破賊賊圍之○己丑詔通泰鎮撫使

岳飛以所部救楚州時楊承二鎮已陷楚勢亦危趙立遣人告急簽

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往救之後曰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見上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飛與立腹背掩擊仍令劉光世遣兵往援毋失事機○庚寅自分權貨務場於臨安而商人不復至行在詔廢越州務場○辛卯帶御器械潘永思罷永思護六宮東歸盧益頗與之交結為諫官吳表

臣所論上曰朕於戚里未嘗私以恩澤如邢后之父不復收刃張婕妤好兄弟皆小官卿等所知盧益觀望陰結永思非端人也○癸巳建州民范汝為作亂守臣韓珉遣州兵出戰為所敗乃命本路安撫使程邁會兵討之○甲午中散大夫韓璣為其父忠彥請謚上曰呂頤浩嘗奏崇寧黨碑視其姓名皆賢士大夫真可惜也上篆其神道曰世濟厚德之碑謚文定○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畏金人之鋒不能

援揚楚但遣統制官王德麗瓊將輕兵以出是日渡江與虜游兵遇擊之○九月乙巳詔劉光世岳飛趙立王林倚角逼逐虜其渡淮時完顏昌圍楚州已百餘日鎮撫使趙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

不私
威重
詭作
亂
急
急
急

趙立

許戴

趙立 趙立 趙立

之敗

撫也首領驍賊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立手奮二槍賊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五十餘騎追立立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立三幟邀戰立以三騎應之虜伏發立中飛矢奮身突圍以出虜益攻之○戊申劉豫僭位于北京初軍民間豫至殺金人閉門以拒豫豫擊而降之遂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大赦偽境赦文略曰朕風猷寡陋家世側微昔也壯年父林泉而是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為心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既立復還東平○癸丑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法守不立自京黜用事有詣堂而求吏部闕者判一取字雖已注人亦奪予之甚至部有佳闕密獻之以自效為寒遠患踰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長貳自今堂中或取部闕者並須執守毋得供報從之○甲寅言者論近州縣之吏賊貪頗眾欲望應官負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其監司守令不即按治並行黜責庶使舉刺之官不敢坐視賊吏既去民皆樂生從之○乙卯罷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丙辰復增左右司郎官為四員○金左監軍昌犯楚州守臣楚泗州漣水軍鎮撫使趙立死之前一日昌大進攻具臨城翌日填壕將進立率士卒禦之忽報賊近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且令此賊匹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虜飛砲碎其首左右馳救之立猶曰吾終不能與國滅賊矣令輦致三聖廟中聲音疾病祈禱使賊不悟言終而絕○己未上曰昨韓世忠進一馬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所敢乘朕答以九重之中未嘗出入何所用之卿可自留以為戰備○辛酉承州天長軍兵馬鈐轄主管鎮撫司公事王林知承州代薛慶也廢天長軍為縣隸揚州盱眙軍為縣隸泗州自是諸鎮撫使稍因事併廢矣○壬戌御史中丞富直柔請罷新除右司員外郎侯延慶而用直龍圖閣蘇達為都司范宗尹曰都司宰屬如大藩帥臣猶得自辟置屬官蓋資贊畫之益遲雖名德之後然不可任都司上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當薦某人為其官趙鼎曰惟可論薦臺屬張守曰亦須得旨乃可薦上曰然○癸亥宣撫劉置使張浚以都統制劉錫及金人戰于富平縣敗績初浚既定議出師幕客將士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上亦以虜萃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虜虛時權承興軍路經略使吳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略使趙哲收復鄜延諸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略使劉錫秦鳳經略使孫渥涇原經略使劉錡各以兵會合諸路兵四十萬人馬

七萬以錫為統帥浚親往邠州督戰金左副元帥宗維聞之急調宗弼自京西入關與婁宿會官軍行至耀州之富平金人已屯下封縣相去八十里而婁宿方在綏德軍眾請擊之浚不可乃約日會戰金人不報書凡數往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浚以婁宿為怯曰吾破虜必矣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阜使賊馬衝突吾足以禦之秦鳳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浩亦曰虜未可爭鋒當分地守之以待其弊諸將皆曰我師數倍於敵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命立故將曲端旗以懼虜婁宿曰彼給我也虜遂薄我軍錡身先率士卒禦之自辰至未勝負未分虜更薄環慶軍他路軍無與援者會哲擅離所部將士望見塵起驚遁軍遂大潰金人得勝不追所獲軍資不可計○丙寅賜劉光世銀帛二萬匹兩為渡江賞軍之費先是有言光世將提兵過江而幕客沮之簽書樞密院事趙鼎以書抵光世曰參謀諸公父在幕府必能裨贊聰明其享富貴固不可輕舉妄動重貽朝廷之憂亦安忍坐視不救滋長賊勢留無窮之患上聞之曰諭諸將當如此○戊辰金左監軍昌急攻楚州拔之趙立家屬先死于徐以單騎入楚得女子習書

者使讀軍中書記城陷遂沒立為人木強不知書其虫義蓋出天性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與士卒同甘苦每戰擐甲胄先登眾畏服樂為用其視虜人如仇每言及必嚙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人為言自虜犯中國所過名城大都多以虛聲脅降如探囊取之惟冀州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略相當皆為虜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虜銳意深入會張浚出師關陝宗弼往援之及立以其軍蔽遮江淮故虜師亦困斃而止議者謂立之功雖張巡許遠不能過云○冬十月庚午朔張浚斬趙哲于邠州遂責劉錫為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初諸軍既敗還浚召錫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曰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眾皆言環慶兵先走浚命擁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搥擊其口斬于墀下軍士為之喪氣哲已死諸將聽令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於是陝西人情大震

張浚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

高宗 欽定四庫全書

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閩州閩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也

富平一戰偶為趙哲離部以取敗夫勝負兵家之常鄧禹有閩中之敗子儀有相州之敗孔明有街亭之敗而富平之以速戰敗者公非不知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也又非不知臨行天語三年而後出師也痛念向者海道之幸已出襄漢今也虜駐淮甸有再入吳越之謀萬一犯屬車之清塵縱欲提兵問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顧利害不計勝負而決於一戰也

臣僚上言建州軍賊作過將官曹維方到任繼而趙哲招撫不以軍賊叛逆在壓奏劾除名有旨體究詣實改正依無過人例又言范琪為衢州開化縣令其邑僻遠叛賊苗劉所不到乃結守臣胡唐老作守禦有功改京秩有旨體究詣實改正

曹維未嘗有罪而被罪范琪未嘗有功而奏功太上皇帝既得其實亟加改正曾不旋踵若使維之罪不雪而琪終冒其功在二人固未足道而於賞罰大柄無乃終累乎臣於此二事有以見太上皇帝之於賞罰必務覈實以求中也

○已未主以寧乞下詔幸蜀俾敵人罔測乘輿所在上曰詔令所以取信於民自非必行之事不可降詔何以取信于民○秦檜自楚州孫村歸于漣水軍丁襍水寨遂泛海赴行在

秦檜隨虜北去為大酋撻辣任用至是與其家俱得歸檜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別業在濟南虜為取千緡贖其行然全家來歸婢僕亦無故人知其非逃歸

秦檜歸在太金為徽宗作書上黏罕以結和議黏罕喜之賜錢萬貫給萬匹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艦全家厚載而還俾結和議為內助

檜與何桌孫傳司馬朴同被拘三人不得歸而檜獨得歸此可疑一也自中京至燕千里自燕至楚州二千五百里豈無防禁之人而踰河越海並無機察此可疑二也檜自謂隨軍至楚定計於食頃之間向使虜人初無歸檜之意第令隨軍則質其家屬必矣胡為使王氏偕行此可疑三也張邵所奏謂檜不獨憔悴蓋被執而訓童讀而檜自叙乃云劉靖欲殺己以圖其素素既有素素豈是奔舟此可疑四也夫以檜初歸見上之兩言始相建明之二策與得政所為前後相符牢不可破豈非檜在虜庭嘗倡和議而撻辣縱之使歸邪

○癸酉執政進呈諫官論疏上覽之甚悅謂范宗尹曰近來臺諫官無一日無章疏亦未嘗放過一事趙鼎曰陛下開廣言路獎拔言臣是以人人得以盡言無隱此朝廷美事也○丙子上謂范宗尹曰比

閱王球家所收上直書畫有御製鷓鴣賦京下皆作賦題其後下賦盛言繼述哲宗之志屏斥元祐之人而致斯瑞豈非姦邪宗尹曰紹聖以來賊害忠良皆下之力也○已卯以久雨放行在越州公私僦

事臺 諫言 十好

檜檜

高宗 建炎四年

尚食 勿進 賜免

罷起 臣起 德

不峻 光世

三自 雙院

李敦 七作 亂

論孔 李成 二寇

錢十日自是雨雪則如之。○癸未上謂輔臣曰聞城中百物貴踴將士經此寒苦可念太母日饋朕盤飧問內侍云一兔至直五六千鶴鷄亦三數百朕知之飭尚食勿進鷄兔矣。范宗尹曰陛下恭儉如此天下幸甚。○乙酉言者論天下三年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服之舉者所以移孝為忠徇國之急也。而比來所起之士多非金革之故幾習宣政之風如權邦彥為發運使姜仲謙為湖北轉運使以至幕職之官亦行起復又有寅緣請托於權三省樞密院而圖起復者此何理耶欲望一切罷去于以明人倫而厚風俗詔邦彥專委催發諸路錢糧應副行在大軍支遣其餘皆罷之。○戊子簽書樞密院事趙鼎奏詰劉光世違命不救楚州之罪有云逐官但為身謀不卹國事且令追襲金人過淮以功贖過翌日上批語言太峻令改定進入及進呈上曰光世當此一面委任非輕若責之太峻恐其心不安難以立事鼎曰陛下待諸將可謂無負矣不知何以為報。○己丑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改同知樞密院事時虜留淮上未退一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虜未必能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乃乞詔州縣各為移治自保之計毋得拘留百姓及虜至即脫

道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為虜不來而為陛下拔人十修所密院常為虜見侵而為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朕復何憂。○辛卯虔州進士李敦仁與其弟世雄聚眾于羅源有兵萬餘是日破虔化縣又入石城縣詔江西兵馬副都監李山與吉州統制官張忠彥會兵討之。○丙申馬進急攻江州兵馬副鈐轄劉紹先統兵迎敵雖捷而攻城愈急。○范宗尹等進呈江東探報孔彥威李成人馬宗尹曰萬一移蹕欲令韓世忠屯饒州張俊留越州相為聲援上曰朕日夕念此未嘗忘懷世忠兵少與李成相拒萬一決戰小有敗衄國威愈挫朕欲留世忠浙東此人忠勇不畏金賊敢與之戰使張俊以五千精騎策應之恐能成功來春事定朕親督諸軍巡幸江東雖過淮南亦所不憚平此二寇不難也。趙鼎曰臣恐成輩乘間深入愈難支吾上曰卿所慮極當願力未能及耳然朕之所說未必皆是卿等之言亦未必皆非更呼諸將議之。○十一月癸卯詔曰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等盛德元老同居廟堂國勢尊安四夷順服而遭罹貶斥以歷歲時尚拘微文未獲昭雪朕經此時巡之夕益知致治之難念茲老臣是宜褒稱三省可檢舉速行褒贈并其

尚宗 建炎四年

封諡 呂公著 蘇轍 南

聖孫 咸

議 取

劉豫 以元

張浚 退軍 吳州

吳州 屯和 尚原

尚原

餘黨藉臣僚下有司責以近限具名取旨施行初上既數下詔褒錄元祐忠賢而朝廷多故有司未暇檢舉及是上收得元祐黨碑即降出令錄所司一一契勘褒贈遂准封公著魯國公大防宣國公諡正愍純仁許國公皆贈大師○甲辰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丙午秦檜入見檜自言殺虜之監已奔州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乃命先見宰執于政事堂翌日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消夏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且乞上致書左監軍昌求好○丁未試御史中丞李直柔簽書樞密院事○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試禮部尚書賜銀帛二百匹兩范宗尹等進呈檜所草國書上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白心而又得一佳士也古云兵六之人在中第難作國書姑令劉光世作私書與之始朝廷雖數遣使然但且守且和而專與虜人解仇議和蓋自檜始○千子權知湖口縣孫咸坐賊抵死三省擬刺一四配州上謂大臣曰祖宗時賊吏有杖朝堂者鯨而特配向為寬典○乙卯改樞密院幹辦官為計議官序位在太常博士之下○丙午左監軍昌陷秦州○己未金人陷通州○庚申詔學士兩必曰講

依舊輪日講故事先是量留言司而講筵所不與上特命之

秦州退軍與秦州既首 宣撫使使

山於長秦鳳路馬步秦州既首 宣撫使使

原權環交經略使孫恂由隴關入秦秦州既首 宣撫使使

遂移節由州簿書秦州既首 宣撫使使

兵千餘人自隨其酋官皆懼有秦州既首 宣撫使使

議行斬也宣撫司豈可過與秦州既首 宣撫使使

然乃劾其甚者遣子羽單秦州既首 宣撫使使

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秦州既首 宣撫使使

數十萬人軍勢復振浚秦州既首 宣撫使使

且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秦州既首 宣撫使使

賊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秦州既首 宣撫使使

自皇示 建炎四年

酒宮中從容語及前執事曰吾老矣幸相聚於此他時自後吾復何患但有一事當與巨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求之今母賢未見其比因悉言快其憤肆加誣謗有玷盛德建少初雖詔辨明而吏錄以載不經足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六之靈至於官家也明之惕然後更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蓋張○辛巳以監司倅並以三年為任○壬戌同知樞密院事呈諸路次賊數上謂回回意如何回回意欲治數渠魁當曰卿善善皆吾赤子可一一殺之身治李晟輩二兩人乙未神軍軍都統制也後為江志跋招討使進解江州之羊盜事也述者許便且翰林學士也述言古者兩敵相持會此勝其存亡之分也虜虜寇民上本素十室而九其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明田皆可耕銀為正二田安人馬過江好筆冊使人以群此萬世之利也疏奏未

徽猷閣待制

守張維館伴留

使王倫

遇使

人朱

傷人甘

船等不

金

而示維召皓等遣官示之皓不為動傍中至冷山行兩月柱雪薪盡至乙亥凍餒麴而



